

那笨拙而温柔的爱， 让我想笑又想哭

那年我上寄宿中学，每周回家一次，每次返校前我都要从家里带一兜馒头。以往都是母亲把馒头蒸好，再给我装上一罐咸菜，这样就能保证我一周可以吃得饱了。那次我回家，赶上母亲有事回娘家。从没蒸过馒头的父亲说：“放心吧，这次我蒸馒头，保证蒸好。”“你妈蒸馒头时我经常给她打下手，怎么蒸我心里有数！”

父亲忙活了大半天，弄得满身满手都是面粉，连脸上都沾着面粉，样子看上去特别滑稽。馒头终于上锅蒸了，父亲笑呵呵地说：“一会儿暄腾腾的大白馒头就出锅喽！”可让我和父亲没想到的是，掀开锅盖，哪里有暄腾腾

腾的大白馒头，满锅的馒头黄黄的，硬邦邦的。父亲有些惭愧地说：“应该是碱面放多了。”我却觉得这馒头并不难吃，好像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

其实，类似的事发生过很多次。记得有一年，我的头总是发晕，到很多医院看过都不起作用。父亲知道后，总是特别关注治疗头晕的消息。有一次，村里来了卖药的，父亲一听这药治头晕，立即为我买了不少。可是那药根本没效果，父亲上当了。还有一次，我说爱吃樱桃，做菜的时候还可以用樱桃装点菜盘。父亲模模糊糊听到我说的话，以为我说的是桃，便买回来很多桃子……那种笨拙而温柔的父爱，常常让我想起来又想笑，又想哭。
(河北保定 马亚伟 48岁)

父亲来去匆匆， 只为到军营看我一眼

1983年春节，是我离开河北农村老家，到河南郑州当兵后，在军营过的第一个春节。大年初四中午，我请好假上街购物，走出军营大门口，突然发现父亲蹲坐在马路的对面。他嘴里叼着个旱烟袋，身边放着两个沉甸甸的提包。我急忙走了过去接过父亲的东西，问他怎么没提前来封信说上一声。父亲只字不提自己，只说母亲惦记我，过年了家里没啥事，就让他过来看我。

父亲来了，司务长给我几天假，让我陪父亲去逛逛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领着父亲逛商场、游公园，还一起登上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纪念馆，好不开心。下午，我打算领着父亲去看黄河。父亲却说，他在火车上已经看到黄河了，不

去了。父亲说：“你下午还要上班，可不能因为我来影响到你的工作，你回去吧！”我说我已经请假不用上班了。可父亲说：“你不上班，别人就要多干一份活，你还是回去吧！”父亲说他一个人也可以玩，我说不不过他，只好回去了。

晚饭后，父亲回来了。他说下午玩得很好很开心，郑州已经玩过了，晚上回家的火车票也买好了……“怎么不再玩几天再回去？”我急了，说啥也要让父亲把火车票退了，可就是说不过他。无奈，我只好把他送到了火车上。我知道，父亲这么做，就是怕耽误我的工作。火车缓缓启动，望着父亲远离的身影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……(河南郑州 李朝云 61岁)

6月15日又到父亲节。或许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位父亲，他不善言辞，有些笨拙，但总是温柔地爱着你。父爱不像母爱那么细致而周到，也不像母爱那么灵巧和外露，但那些笨拙的父爱却带给我们最深的感动。

那些笨拙的父爱

父爱如山，感恩有您
父亲节快乐

亲爸滤镜下， 怎么看我都是最好的

我的父亲“亲爸滤镜”特别明显，在他眼中，自家儿女怎么看都是最好的。

小时候，我邀请一群小伙伴来家里玩。父亲得意地对母亲说：“瞧见没有，这一群孩子里，咱大海是孩子头。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。”

他还会完全忽略儿女的缺点。我个子长得晚，上初一时是班里最矮的男生。同桌女生给我起了个“小矮人”的外号，气得我把她的书给撕了，被叫了家长。父亲在老师面前极力维护我，说我没做错，是那个女生不对。老师无奈，说父亲太过“护犊子”。回家后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个儿矮怎么了？人有没有出息不在于高矮，瞧你三舅，个子矮，可比谁都有本事！再说了，你还在长个儿，过不了两年就该蹿个儿了！”

因为父亲的“亲爸滤镜”，

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自己样样不错，可学习成绩总是中等。父亲虽对我寄予厚望，却并不执拗。我高考落榜后，父亲说：“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，大海，就凭你的为人和本事，干啥都错不了。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嘛：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咱不上大学，照样是个有出息的人。”

就这样，在父亲的鼓励和教导之下，我开始跟着他学做生意。这些年来，我虽然养活一家老小没有问题，但并没有成为光彩熠熠的“成功人士”。不过在父亲眼中，我是个近乎完美的人。善良，努力，孝敬，讲义气，重情义，有头脑，有方法……这些都是父亲对我的评价。

过了这么多年，我已人到中年，可父亲的“亲爸滤镜”一点都没变，让我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对自己信心满满。(重庆 唐占海 44岁)

我高考失利， 父亲只怪自己没送考

20年前的7月，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的日子转瞬将至。父亲在老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到高考那天，他会来给我送考。我一听，赶紧劝阻，家里的事多，父亲每一天都很忙，如果特意来为我送考，难免耽误手里的活计，而且高考成绩的好坏，与是否有人送考并无多大关系。

可父亲不这么想。在父亲心里，我一直聪明、成绩好，那一次高考的失利，完全出乎父亲的意料。父亲几夜难眠，一下子苍老好多。我当时以为父亲是想责备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原来是一直深处自责之中。父亲说，原本别人就提醒过他，孩子在外面参加高考，最需要家人的陪伴，所以还是去陪考才好。再不济，送考也行。当时父亲想着手里的事正忙，走不开，便简单叮嘱我几句就径自忙自己的去了。在我复读的一年里，父亲想到这时常懊

恼，他常说自己是死脑子，想不通，人这一生，事是忙不完的，高考那几天他要是去送考可能就不会是这个结果。我一次次跟父亲解释，我高考失利，只能证明我学业不精，还要更精进学业，真的和他送不送考无关。

父亲却忽然一下子不管不顾起来，他始终认为，如果那次他送考，我知道他在，心里肯定会更笃实，也不至于离录取分数差了那么几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次他再不能重蹈覆辙。知道根本劝不动父亲，我便应答下来。

那一年我确实发挥得还不错，如愿考到了一所心仪的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喝得酩酊大醉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如果第一年他就陪考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耽误我一年。我没有坚持去解释什么考试成绩好坏和他送不送考真的关系不大，这一年，我成长很多，我能理解一位父亲爱孩子爱到常觉亏欠的心情。同样地，我也爱父亲，我愿意更努力，让父亲放心、安心，幸福一生。(江苏宜兴 管洪芬 48岁)